

## 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 内涵、目标与前景

姚琼瑶

**摘 要：**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舞台主要在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周边地区，集中表现为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打击为主的硬实力对抗。在国内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和2023年即将迎来建国一百周年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使土耳其由传统的“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并争当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实践中，“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遭遇来自国内外的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未来，“积极进取”之周边外交既要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下土耳其经济的持续衰退、威权主义带来的政治危机和库尔德问题等内部困境，又要面临来自周边地区动荡、域外大国的制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敌视等外部压力。

**关键词：**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中东变局；正义与发展党

**作者简介：**姚琼瑶，博士，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廊坊 0650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1)04-0083-18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自 2010 年底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领导下的土耳其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要求,致力于推行“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sup>①</sup>。尤其是 2019 年底以来,土耳其频繁地介入周边事务乃至主动挑起地区争端,“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本质上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型,是从以西方国家为导向的被动防御型外交转向以中东地区为重点的“积极进取”外交,是对其传统外交重心、原则、目标的严重背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周边”不局限于土耳其直接接壤的周边国家、地区,而是基于土耳其的地理、历史、民族等要素基础上,以中东地区为核心,包括巴尔干、中亚、高加索地区、地中海和北非等更广泛的周边区域,是一个大周边概念。

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的周边外交逐步上升为其外交议程的优先事项,目前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比较全面且高质量文献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考察土耳其外交重点转向周边地区的原因,包括经济因素<sup>②</sup>、安全诉求<sup>③</sup>、宗教因素<sup>④</sup>、中东变局的冲击与影响<sup>⑤</sup>、西方国家的疏远及异化<sup>⑥</sup>等外部因素和土耳其自身的内部因素<sup>⑦</sup>。第二类分析土耳其周边外交的手段,根据侧重点不同,大致可

① 关于土耳其“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政策,参见李秉忠:《土耳其外交中的“人道主义”取向》,载《现代国家关系》2020 年第 4 期,第 36~43 页。本文认为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外交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既包括人道主义外交,也包括在周边地区频繁地使用军事手段等。因此,本文使用“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这一表述。

② Kemal Kirişci and Neslihan Kaptanoğlu,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7, No. 5, September 2011, pp. 705–724.

③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11 期,第 56–60 页。

④ Giray Sadik, “Magic Blend or Dangerous Mix? Exploring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ransforming Turkish Foreign Policy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urkish Studies*, Vol. 13, No. 3, 2012, pp. 293–317.

⑤ Ahmet T. Kuru, “Turkey’s Failed Policy Toward the Arab Spring: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6, No. 3, 2015, p. 94; Emirhan Yorulmazlar and Ebru Turh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Arab Spring: Between Western Orientation and Regional Disorder,”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7, No. 3, July 2015, pp. 337–352.

⑥ Ziya Öniş and Ş. Yılmaz, “Between Europeanization and Euro-Asianism: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urkey During the AKP Era,” *Turkish Studies*, Vol. 10, No. 1, 2009, pp. 7–24; Müftüler-Baç Melte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ts Domestic Determinants and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 16, No. 2, 2011, pp. 279–291.

⑦ 哈利尔·卡拉维利认为困扰土耳其的所有问题都源于埃尔多安的个性和目标,详见 Halil Karaveli, “Erdogan’s Journey: Conservat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urkey,”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6, pp. 121–131.

以分为经济贸易<sup>①</sup>、文化教育<sup>②</sup>、人道主义援助<sup>③</sup>和军事干涉<sup>④</sup>等手段。第三类关注土耳其周边外交指导思想的变化,从“战略纵深主义”<sup>⑤</sup>指导下的“与邻国零问题”外交<sup>⑥</sup>到“新奥斯曼主义”<sup>⑦</sup>以及“宝贵孤独”外交<sup>⑧</sup>再到“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sup>⑨</sup>。

综合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土耳其周边外交中“积极进取”的原则、目标和障碍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自2019年底以来,土耳其不顾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反对,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在其周边地区四处出击,其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其自身实力能否支撑如此频繁而又激进的外交行动,有哪些外部因素会阻碍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实施等一系列困惑。

---

① Müftüleri-Baç Meltem, “Changing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Iraq: New Tools of Engagemen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7, No. 3, 2014, pp. 538–552; Kutlay Mustafa, “Economy as the ‘Practical Hand’ of ‘New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 Political Economy Explanation,”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1, 2011, pp. 67–88.

② Aras Bülent, “Davutoğlu Era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6, No. 4, 2014, pp. 404–418; Ennis Crytal A. and Bessma Momani, “Shaping the Middle East in the Midst of the Arab Uprisings: Turkish and Saudi Foreign Policy Strateg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4, No. 6, 2013, pp. 1127–1144.

③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Humanitarian Diplomacy: Objectiv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41, No. 6, November 2013, pp. 865–870; Hatipoğlu Emre and Glenn Palmer, “Contextualizing Chang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Promise of the ‘Two-Good’ Theor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 1, January 2016, pp. 231–250.

④ 有学者认为中东变局后土耳其从反对军事干预转向呼吁、强调军事硬实力手段的使用。详见 Burak Bilgehan Özpek and Yelda Demira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Arab Spring’: From Agenda-Setter State to Agenda-Entrepreneur State,” *Israel Affairs*, Vol. 20, No. 3, 2014, pp. 328–346.

⑤ Ahmet Davutoglu; Yenigun, M (review author), “Strategic Depth: Turkey’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No. 2, January 2002, pp. 120–123.

⑥ Bülent Aras, “Davutoğlu Era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6, No. 4, October 02, 2014, pp. 404–418.

⑦ Edward Wastnidge, “Imperial Grandeur and Selective Memory: Re-assessing Neo-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tics,”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8, No. 1, 2019, p. 7; Cenk Saraçoğlu and Özhan Demirkol,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in Turkey Under the AKP Rule: Geography,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3, 2015, p. 309.

⑧ 李秉忠:《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及其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3期,第9页。

⑨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中的“人道主义”取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4期,第36–43页。

本文依据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积极进取”之周边外交的表现,分析其目标定位——除了并未完全放弃的西化国家目标,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由“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并争当逊尼派穆斯林的领袖。“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也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未来,“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需要面对多重障碍,既有内部困境也有外部压力。

## 一、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表现

用“积极进取”取代坚守多年的被动防御的政治思维,是土耳其外交原则的重大转型。自建国以来,防御性地缘政治思维在土外交中占据主导地位。<sup>①</sup> 土耳其之所以形成这一传统外交思维,其一是源于奥斯曼帝国被肢解、领土被瓜分的历史文化心理,其二是源于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土耳其虽从战乱中建立起新的共和国,但是其南部和东部地区是动乱、分裂和宗教激进主义的根据地。这两大因素直接影响了土外交偏好尤其是对中东地区的政策选择:强调土耳其的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世俗政治制度,在严格的领土范围内创造一种安全的家园感,秉持不介入、防御性的外交思维,与中东国家保持相对较低限度的联系。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均恪守传统的被动防御型外交原则。例如在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土耳其皆以旁观者的姿态远离中东事务。

正发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政府开始主动强化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对比中东变局前后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同样都是积极主动,表现形式和最终效果却完全不同。中东变局前,在“与邻国零问题”外交原则指导下,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侧重运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软实力手段,积极改善与所有邻国的关系。中东变局后,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中软实力手段明显下降,转向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干预同时并用、软硬兼施。从全面介入叙利亚内战及试图影响阿拉伯转型国家的内政开始,土耳其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全面恶化。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是自 1974 年军事入侵塞浦路斯后,时隔 38 年土耳其再次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外国武装部队,标志着土耳其对中东政策转向新阶段——彻底放弃不介入中东事务的外交传统,开始确立“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政策。通过对比发

---

<sup>①</sup> Ali L. Karaosmanoğlu,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 and the Military in Turk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4. No. 1, October 1, 2000, pp. 199–216.

现,当下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表现形式发生重大变化,在促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偏好使用军事干预等硬实力手段。人道主义援助代表了土耳其以文化、价值观为基本要素的软实力输出,军事干预则是其硬实力的展示。因此,“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是土耳其基于权力基础之上的“道义现实主义”的表现。<sup>①</sup>

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原则大致经历了提出、确立和完善三个阶段。2013年时任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在《土耳其“人道主义”外交的目标、挑战和前景》<sup>②</sup>一文中,提出土耳其作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an active actor)。文章以土耳其成功地对索马里和叙利亚等国难民进行援助为案例,重点分析土耳其人道主义外交原则,指出这一外交原则的产生源于土耳其决心在快速变化的历史时期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sup>③</sup>2016年前后,土耳其确立以人道主义对外援助为主要方式强调“积极进取主义外交”。2018年,土耳其确立“积极进取”为其外交的核心原则,区别于先前低调务实的中东外交。<sup>④</sup>在2019年度驻外使节大会的演讲中,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五次使用“积极进取”(Enterprising),表明土耳其是积极进取的行动主义者。其中,有四次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一词共同使用,用来强调新时期土耳其“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政策;土耳其将在地方、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上,同时使用实地干预<sup>⑤</sup>和外交谈判两种手段提高外交行动的效率。<sup>⑥</sup>“积极进取”主义最初作为土耳其人道主义外交原则的附属物,其初衷是为了提升其作为人道主义援助国的国际形象,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伴随国内外局势的不断演进,这一原则逐步成为新时期土外交指导思想的关键词,全面颠覆其被动防御的外交

<sup>①</sup> E. Fuat Keyman, “A New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Proactive ‘Moral Realism’,” *Insight Turkey*, Vol. 19, No. 1, 2017, p. 56.

<sup>②</sup>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Humanitarian Diplomacy: Objectiv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p. 865–870.

<sup>③</sup> Ibid., p. 865

<sup>④</sup>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中的“人道主义”取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4期,第37页。

<sup>⑤</sup> 恰武什奥卢在公开演讲中强调新时期土耳其外交工作将注重实地活动(We strive for effectiveness at the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plus, on the ground and at the table)。参见“Opening Speech of H. E. Mr Mevlüt Çavuşoğlu,” addressed at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11th Ambassadors’ Conference,” Ankara, August 5, 2019。笔者认为,其实地活动表现为以军事打击为主的实地干预。

<sup>⑥</sup> Ibid.

传统。

由于过去十年土耳其外交重点集中于中东地区,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则成为土“积极进取”外交原则的真正舞台。从上述内容及其确立过程来看,土耳其“积极进取”之周边外交主要有两个表现:人道主义外交和实地干预。人道主义外交代表了土耳其以文化、价值观等为基本要素的软实力输出,实地干预则是其军事等硬实力的展示。

一方面,人道主义外交的出台是为了应对中东变局后混乱的周边局势。按照人道主义外交总设计师、前外长达武特奥卢的说法,为促进土耳其历史特征和文化价值观、进一步突出土耳其作为全球角色的特殊形象,土耳其需要在更广泛的框架内、采用更多元化的手段来应对区域危机和挑战。<sup>①</sup> 中东变局以来,因土耳其在全球人道主义援助领域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其被定义为“新兴援助国”<sup>②</sup>。根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公布的《全球人道主义援助报告》(2016~2020 年),自接收叙利亚难民以来,土耳其官方的人道主义援助总额占其国民收入(GNI)的比重大幅增加(详见表 1),成为全球前 20 大捐助国。土耳其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发展成为重建索马里的全面规划。<sup>③</sup> 土耳其通过开放边境政策对叙利亚难民采取人道主义援助,并在其领土上收留了大约 360 万流离失所的难民。<sup>④</sup> 此外,土耳其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类似的政权不稳定国家也进行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援助。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土耳其在周边地区所采取的人道主义外交使其声誉响彻整个非洲及欧亚大陆,<sup>⑤</sup> 得到众多国际行为体、难民、联合国代表以及来自土耳其内外的非政府组织的高度肯定。<sup>⑥</sup>

---

① Federico Donelli, “Features, Aims and Limits of Turkey’s Humanitarian Diplomacy,”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Security Studies*, Vol. 11, No. 3, 2017, p. 71.

② Ibid.

③ Haşimi Cemalettin, “Turkey’s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sight Turkey*, Vol. 16, No. 1, Winter 2014, p. 128.

④ “Opening Speech of H. E. Mr Mevlüt Çavuşoğlu”.

⑤ Federico Donelli, “Features, Aims and Limits of Turkey’s Humanitarian Diplomacy,” p. 71.

⑥ Cemalettin Haşimi, “Turkey’s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 128.



表 1 土耳其官方人道主义援助总额及其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sup>①</sup>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援助总额(单位:美元)	31 亿	60 亿	80 亿	83 亿	76 亿
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	0.33%	0.69%	0.85%	0.79%	0.10%

另一方面,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表现为以军事打击为主的实地干预,外交干预性、军事化特征非常明显<sup>②</sup>。2012 年 7 月,土耳其军队向叙利亚开火示警并成为第一个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的外部势力,此后土耳其频繁地对叙利亚北部地区发动军事进攻,目前土军队实际控制叙北部大片土地。2019 年底以来,土耳其出兵利比亚、定期轰炸伊拉克北部、陈兵东地中海、公然支持阿塞拜疆、争夺北塞浦路斯及爱琴海水域的权益等。除此之外,埃尔多安痛批希腊像“纳粹”一样对待难民,威胁要将 300 多万难民送去欧洲,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口口水战也频频上演。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周边外交中增加使用包括跨境出兵、军事威胁等类似于冷战对抗的硬实力手段。

## 二、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

在 2023 年建国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土耳其国内还将迎来总统大选年。在此背景下,“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使土耳其由传统的“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

<sup>①</sup>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6*,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May 19, 2016,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16>;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7*,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June 21, 2017,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17>;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8*,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June 19, 2018,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18>;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9*,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September 30, 2019,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19>;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20*,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July 21, 2020,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report-2020>. 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日。

<sup>②</sup> 唐志超:《“光荣孤立”:风暴眼中的土耳其中东政策》,载《世界知识》2020 年第 22 期,第 28 页。

### （一）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

2016 年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国内政治竞争日趋激烈,新组建的各类政党犹如雨后春笋。围绕正发党的长期执政,社会日益分裂为支持派和反对派。2019 年正发党在地方选举中丢掉自己的大本营伊斯坦布尔。种种迹象表明长期执政的正发党正在不断地失去民心。<sup>①</sup>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比预期更糟糕、更持久,国内主要的反对党正利用埃尔多安的执政困境以期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如果共和人民党(CHP)与好党(Iyi Party)及其他主要反对党建立联盟,将对埃尔多安的连任前景造成巨大威胁。

距离 2023 选举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埃尔多安需要使用一切手段维护国内政权稳定、确保其连任。2023 年土耳其还将迎来建国一百周年的国庆,埃尔多安需要兑现承诺、完成“2023 愿景”中提出的宏伟目标。“2023 愿景”曾计划在十年之内,将土耳其的年出口额增加到 5,000 亿美元,失业率从 11% 大幅降至 5%,人均 GDP 提高到 2.5 万美元,成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等。<sup>②</sup>与上述雄心壮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正发党先后经历 2013 年“塔克西姆广场骚乱”、2015 年议会大选险胜、2016 年“7·15”未遂政变等政治事件;土耳其经济持续衰退并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sup>③</sup>自 2018 年开始货币里拉持续贬值,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拉的币值已缩水一半,2020 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重创其旅游业,使其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面对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导致执政党威信不断下降的危机,埃尔多安不得不求助于“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通过人道主义外交、海外军事干预等外交策略寻求将周边事务国内政治化。一则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维持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率;二则维护土耳其在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包括提高国家能源独立性,防止暴力蔓延至土南部边境,保护自己免受地区竞争对手的攻击等。土耳其在周边地区采取广泛的、具有挑衅性的外交行动,并扩展到大地中海、红海和非洲

---

<sup>①</sup> Bobby Ghosh, “Erdogan’s Political Challengers Are Getting Tougher,” *Bloomberg*, December 23,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12-22/erdogan-s-political-challengers-are-getting-tougher>,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0 日。

<sup>②</sup> 转引自 Caroline D. Rose, “As Turkey’s Economy Goes, So Goes Its Ambitions,” *Geopolitical Futures*, September 30, 2020, <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as-turkeys-economy-goes-so-goes-its-ambitions/>,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3 日。

<sup>③</sup> 李艳芝:《土耳其的总统制:修宪结果与不确定性未来》,载《学术前沿》2018 年第 19 期,第 26 页。



之角——这种扩张模式类似于历史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sup>①</sup> 埃尔多安政府愈演愈烈的军事外交行动本质上服务于其国内政治宣传,真正目的在于巩固正发党的政权。<sup>②</sup> 预计在2023年大选之前,埃尔多安还会在周边地区采用类似的外交策略以团结民众、巩固执政基础,达到连任的目标。

## (二) 由“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

“桥梁国家”比喻土耳其位于欧亚大陆的边缘、侧翼,作为连接东西方、亚洲和欧洲的桥梁,并不属于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国家。全球国家的概念既指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领导作用,也指土耳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身份。中东变局发生后,“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土耳其外交议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土不断寻求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积极扩张的同时,其加入欧盟的目标进程反而停滞不前。虽然土耳其并未完全放弃成为西化国家的目标,但选择了一条更加强调自主性和主体性的道路,基于自身实力和国家利益基础上更加独立、自信的外交转型。2013年加奇公园抗议示威期间,埃尔多安公开表示:“这些全国性的示威活动是由外国军队操控,目的是不希望看到土耳其崛起为全球国家。”<sup>③</sup>土耳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西方国家的“小伙伴”、连接东西方的“桥梁”,“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表明其外交目标从一个被动防御的区域国家向一个积极的全球角色转型。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与“战略纵深主义”“新奥斯曼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文化、历史、宗教、地缘政治的角度,把土耳其描绘成一个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超级综合体的中心枢纽,试图将其影响力投射到周边地区甚至是成为中东地区天然的领导者,包括从中东到巴尔干半岛、从高加索到东地中海、从黑海到中亚等广袤的周边地区。土耳其领导人表达外交政策核心目标时可能会使用其他名词,但本质内涵均指向全球国家的目标。例如达武特奥卢的“中心国家”概念,其实是全球体系合作者和地区领导人的综合变异概念。<sup>④</sup> 2019年埃尔

<sup>①</sup> Caroline D. Rose, “As Turkey’s Economy Goes, So Goes Its Ambitions”.

<sup>②</sup> Abdel-Meguid, “Erdogan’s East Mediterranean Game Might Erdogan’s Military Meddling in Libya Ultimately Have a Domestic Goal?” *Ahramonline*, May 22, 2020,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2/369677/World/Erdogan%E2%80%99s-East-Mediterranean-game.aspx>,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13日。

<sup>③</sup> Esen Kirdiş, “The Role of Foreign Policy in Constructing the Party Identity of the Turkish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Turkish Studies*, Vol. 16, No. 2, 2015, p. 188.

<sup>④</sup> Ekrem T. Başer, “Shift-of-axi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Before and During AKP Rule,” *Turkish Studies*, Vol. 16, No. 3, 2015, p. 299.

多安在正发党例行大会上提出“让土耳其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sup>①</sup>。“中心国家”和“再次伟大”等不同口号均反映了土耳其要崛起为全球国家的雄心壮志。“土耳其将自己定位成具有全球声音的力量支柱,推动建设一个注重人道主义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土耳其。”<sup>②</sup>为此,土耳其使用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干预等多种手段,寻求与周边地区所有可能的对话者进行接触,客观结果是土耳其扩大了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努力实现由“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的外交目标。

### (三) 争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土耳其通过“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目标直指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梯队。在中东地区,土耳其加强与逊尼派团体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积极赞赏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的总部就设在土耳其南部,成员主要由逊尼派组成),强烈谴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呼吁黎巴嫩实现民族和解。土耳其正试图提高其在穆斯林聚居地区的影响力,并渴望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以提高其在国际等级体系中的地位。<sup>③</sup>面对中东变局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混乱,土耳其高举维护宗教自由的旗帜,把自己塑造成“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批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因为没有一个是伊斯兰国家、缺少代表性而亟需改革,<sup>④</sup>带头反对美国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讽刺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限制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措施是“需要心理治疗”<sup>⑤</sup>。埃尔多安围绕伊斯兰文明作为世界文明核心及其普世价值等话语的论述,<sup>⑥</sup>表明土耳其试图通过强调伊斯兰文明让自己成为国际体系中穆斯林世界的代言人。

土耳其争当逊尼派的领袖不但表现为与伊朗等什叶派国家的对抗与争夺,

---

<sup>①</sup> Burak Bekdil, “Erdoğan’s Costly Make Turkey Great Again Program,”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 1785, Oct. 25, 2020.

<sup>②</sup> Muhittin Ataman, “Turkey in a Changing World: Responses to Domestic and Regional Dynamics,” *Insight Turkey*, Vol. 21, No. 3, Summer 2019, p. 5.

<sup>③</sup> 转引自 Nihat Çelik and Emre İşeri, “Islamically Oriented Humanitarian NGOs in Turkey: AKP Foreign Policy Parallelism,” *Turkish Studies*, Vol. 17, No. 3, 2016, p. 439.

<sup>④</sup> Umut Uzer, “The Revival of 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World is Greater Than Five’,”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6, No. 4, Winter 2018, pp. 29–36.

<sup>⑤</sup> Con Coughlin, “Are Turkey’s Days in NATO Numbered?” *The National*, December 17, 2020, <https://www.thenationalnews.com/opinion/comment/are-turkey-s-days-in-nato-numbered-1.1130640>, 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5日。

<sup>⑥</sup> Ahmet Davutoglu, “The Clash of Interests: An Explanation of World (Dis) Order,” *Perce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 No. 4, 1998, p. 8.

还表现为与沙特等国家争夺逊尼派内部领导地位的斗争。“土耳其是逊尼派大国、西方盟友,在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上与伊朗天然对立,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与伊朗分属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sup>①</sup>土耳其与沙特也互不相容,包括对伊斯兰合作组织话语权的争夺,对待巴以问题的不同态度,在叙利亚内战中支持不同的反对派,围绕穆斯林兄弟会的博弈以及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的矛盾公开化等。此外,土耳其和阿联酋也陷入地区权力斗争,对待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不同态度,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冲突中的激烈争夺,在中东和非洲之角展开博弈,双方斗争的根源在于争夺全球伊斯兰宗教软实力的主导地位。<sup>②</sup>有学者甚至认为围绕地区热点问题,中东地区在原有以伊朗和沙特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基础上(伊朗为首的伊斯兰什叶派联盟和沙特为首的传统(激进)伊斯兰逊尼派联盟),日益形成以土耳其为首的第三大阵营——现代(温和)伊斯兰逊尼派联盟,包括土耳其、卡塔尔以及中东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党。<sup>③</sup>

### 三、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成效与障碍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的十年间,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这种外交策略通过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而受到民众欢迎,达到了埃尔多安巩固正发党执政基础的主观目的,客观上也有助于土耳其实现全球国家、争当逊尼派国家领袖的外交目标,但也遭遇国内外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此外,“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需要面临一系列障碍因素,既有内部困境也有外部压力。

#### (一) 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成效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有助于埃尔多安政府转移国内矛盾进而掩盖执政困境。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受援国向“新兴援助国”的转变,不仅为土耳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更向世界展示其久违的大国地位,激发了土耳其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通过强硬外交政策可以转移民众对经济持续下滑、新冠疫情等问题的关注度。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非常吸引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多数民众认为这是为了国家边境安全,防止更多的难民和恐怖分子进入土国

① 李亚男:《转向的土耳其:雄心与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7期,第13页。

② Dr. James M. Dorsey, “UAE-Turkey Rivalry Wreaks Havoc in Libya and Syria,”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 1618, June 29, 2020.

③ Ryan Crocker, Hussein Ibish, Bülent Aras, “Saudi Arabian-Turkish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V, No. 4, Winter 2018, p. 11.

内。在东地中海的行动中,多数民众希望土耳其与希腊重新谈判,以扩大领海自治权进而控制东地中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即使是土耳其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也支持埃尔多安的地中海行动。<sup>①</sup>2020 年 8 月 26 日,埃尔多安公开痛斥希腊未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还在推特上使用“红苹果”<sup>②</sup>这个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核心标志。埃尔多安如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行却获得国内民众的积极点赞,<sup>③</sup>说明“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迎合了土耳其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利于土政府掩盖国内矛盾、收获民心。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有助于土耳其实现全球国家、争当逊尼派领袖的外交目标。一方面,人道主义外交为土耳其提供了加强双边关系、增加政治影响力和建立新声誉的重要机会,成为促进土耳其式价值观的软实力工具。土耳其“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优先事项,与其积极的外交议程非常契合,旨在通过良好的国际公民形象来增加其全球影响力”。<sup>④</sup>另一方面,土耳其不断地使用军事打击、实地干预等强硬手段,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至地中海、红海、高加索和非洲之角等周边地区,有点类似于历史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埃尔多安多次下令军事打击叙利亚并在伊拉克、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声称在东地中海部署军事力量。目前土耳其在周边 13 个国家和地区皆有驻军(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阿塞拜疆、索马里、卡塔尔、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黎巴嫩、波黑、北塞浦路斯、科索沃和苏丹)<sup>⑤</sup>。凭借强劲的军事扩张,土耳其极大地提升了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也引发国内外的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在土耳其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质问埃尔多安为什么无视国父凯末尔关于土耳其应该与邻国保持和平的建议。<sup>⑥</sup>有学者认为土耳其的最大错误是在处理与叙利亚、伊拉

① Caroline D. Rose, “As Turkey’s Economy Goes, So Goes Its Ambitions”.

② “红苹果”是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核心标志,旨在团结世界各地的土耳其人以获得全球霸权。因此,“红苹果”被认为是土耳其民族扩张主义的重要象征。

③ Cengiz Candar, “Is Erdogan Trying to Split NATO with His East Med Gambit?” *Al-Monitor*, August 28,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8/turkey-eastern-mediterranean-standoff-may-spell-nato-end>, 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3 日。

④ Bruce Gilley, “Turkey, Middle Powers, and the New Humanitarianism,” *Percep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1, 2015, p. 47.

⑤ Burak Bekdil, “Erdoğan’s Costly Make Turkey Great Again Program,”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 1785, October 25, 2020.

⑥ 转引自 Halil Karaveli, “Erdogan’s Journey: Conservat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urkey,”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6, 2016, p. 105.

克的关系时抛弃了“与邻国零问题”原则,采取更加自负、侵略性的政策,损害了其在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的信誉。<sup>①</sup> 在中东地区,早在2012年叙利亚内战刚爆发时,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就公开指责土耳其是一个敌对国家,其外交政策是对地区稳定的威胁。<sup>②</sup>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的十年间,土耳其从“与邻国零问题”变成“与零国零问题”的状态,其周边外交经历了180度大转弯。虽然有人道主义外交为其正面形象加分,但土耳其频繁使用跨境出兵、军事威胁等强硬外交手段使其与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产生矛盾或争端(除了伊朗、卡塔尔、阿塞拜疆和穆斯林兄弟会以外)。对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厌恶情绪,推动埃及和阿联酋加入2020年在东地中海形成的反土耳其国际联盟,包括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意大利、法国等多国。有阿联酋评论人士指责土耳其正在成为破坏地区稳定的力量。<sup>③</sup> 在国际上,法国推动欧盟对土耳其实施制裁,美国国会和参议院讨论是否保留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资格并鼓动继续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德国柏林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的西纳姆·阿达尔说“与土耳其对抗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一名欧盟外交官批评埃尔多安的言行如同“校园恶霸”。<sup>④</sup>

## (二) 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障碍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因素,既包括新冠疫情冲击下土耳其经济的持续衰退、威权主义带来的政治危机和库尔德问题的困扰等内部困境,又要面对持续动荡的周边环境、域外大国的制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孤立等外部压力。

### 1. 内部困境

土耳其国内长期存在的三个问题,即经济问题、政治危机和库尔德问题,严重削弱其外交能力及回旋余地。

#### (1) 经济持续疲弱制约土耳其的外交能力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受周边局势动荡、美国贸易制裁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

<sup>①</sup> Ihsan Dagi, “What’s Wrong with the Zero Problems Policy?” *Today’s Zaman*, October 21, 2012.

<sup>②</sup> Burak Bilgehan Özpek and Yelda Demira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Arab Spring’: From Agenda-setter State to Agenda-entrepreneur State,” p. 342.

<sup>③</sup> Laura Pitel, “Recep Tayyip Erdogan’s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Shakes International Order,”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7,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fd8dac3e-3e8c-11ea-b232-000f44-77fbca>, 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sup>④</sup> Laura Pitel, “Erdogan’s Great Game: Soldiers, Spies and Turkey’s Quest for Power,”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8052b8aa-62b9-40c9-a40c-d718-7d5cd98a>, 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经济日益恶化。高通胀和高失业率造成土耳其国民实际收入大幅缩水。继 2018 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下跌 30%，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约 25% 的青年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土耳其经济正遭受两位数的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其人均 GDP 下降至 8,900 美元。<sup>①</sup>

土耳其经济的持续疲弱既暴露出其经济结构的脆弱，也反映其国内政治和经济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私有化步伐缓慢、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2016 年“7·15”未遂政变后，正发党在国内进行政治清洗，与“居伦运动”有关的人全被清洗出政府机构，资源分配无视法律制度而只限于政治忠诚及党派关系，极端化的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影响政府质量和经济发展。

## (2) 统治危机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目前埃尔多安政权面临的统治危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威权主义倾向。有学者认为 2016 年“7·15”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惩罚、镇压直接导致土耳其“公民死亡”。<sup>②</sup> 2018 年埃尔多安开启“超级总统制”后，土耳其政治被打上“威权主义”的烙印。<sup>③</sup> 埃尔多安自称是国家和人民的唯一守护者，如果不建立健全政治制度，强人威权主义将为土耳其未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埋下隐患。其次是家族腐败问题。2013 年，因为核心圈成员涉嫌腐败引发埃尔多安政府的政治危机；2015 年以来，埃尔多安的前盟友居尔（Abdullah Gül）、达武特奥卢、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等人由于无法忍受正发党基于裙带资本主义之上的腐败退化而纷纷出走、倒戈<sup>④</sup>，达武特奥卢和阿

<sup>①</sup> Burak Bekdil, “Erdoğan’s Costly Make Turkey Great Again Program”.

<sup>②</sup> 通过法令禁止持不同政见者（如院士）工作、禁止其出国、禁止享有福利、禁止进入原有单位、禁止参加学术会议或公开发表文章……对一个院士来说就是“公民死亡”。详见 Seçkin Sertdemir Özdemir and Esra Özyürek, “Civil and Civic Death in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s: Punishment of Dissidents Through Juridical Destruction, Ethical Ruin, and Necropolitics in Turke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5, 2019, pp. 699–713.

<sup>③</sup> Berk Esen and Sebnem Gumuscu, “Rising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Turke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No. 9, 2016, pp. 1581–1606; Koray Caliskan, “Toward a New Political Regime in Turkey: From Competitive Toward Full Authoritarianism,”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Vol. 58, May 2018, pp. 5–33; Bülent Küçük and Ceren Özselçuk, “Fragments of the Emerging Regime in Turkey: Limits of Knowledge, Transgression of Law, and Failed Imaginaries,”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18, No. 1, January 2019, pp. 1–21.

<sup>④</sup> M. Hakan Yavuz and Nihat Ali Ozcan, “2019 Elections in Turkey: End of the Erdoğan Er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6, No. 2, Summer 2019, p. 90.



里·巴巴詹分别领导组建了名为“未来党”和“民主进步党”的新政党；共和人民党的政治对手曾明确表示如果当选，将会调查埃尔多安及其家人的腐败问题。<sup>①</sup>最后，埃尔多安被批评过于灵活机动，对外政策缺少原则、缺乏远见。从“与邻国零问题”外交到“宝贵孤独”外交再到“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短短十年间，土耳其的周边外交政策已历经多次调整。为了应对统治集团内部压力和政治对手的外部威胁，埃尔多安政府可能会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外交政策，“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延续性将面临考验。

### (3) 库尔德问题是困扰土耳其外交的重大难题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是一个涉及反恐、外交、民主、经济、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复杂问题，<sup>②</sup>由其带来的国家安全考虑高于其他任何外交政策。库尔德问题是影响土耳其对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伊朗等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而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常用库尔德问题牵制土政府，这将大大限制土耳其“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行动力。中东变局以来，为了减轻、遏制库尔德问题对国内安全的压力，土耳其定期轰炸伊拉克边界并增加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和士兵数量，对叙利亚发动一系列跨境军事打击，严重影响了它与伊拉克、叙利亚政府的外交关系。此外，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或合作或对抗的复杂态势，均与库尔德问题紧密相关。

## 2. 外部压力

### (1) 动荡的周边环境不断刺激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优越的地理位置赋予土耳其欧亚桥梁的独特地位，也为其内政外交带来巨大的风险——土耳其处于一批动荡邻国的包围之中。叙利亚持续内战及其难民问题，中东变局在埃及、利比亚等国留下的后遗症，周边国家“失败”而滋生的恐怖主义威胁，地区大国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抗与竞争，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建立自治政府，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等问题，不断刺激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发生改变。由于缺乏针对区域冲突的有效解决方案，土耳其周边区域已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对抗的角力场，持续的动荡可能使土耳其决策者疲于应付且被迫调整其周边外交政策。

### (2) 域外大国的制约束缚土耳其的外交限度

土耳其在经济、安全、能源等方面对域外大国的依赖限定了其“积极进取”周

<sup>①</sup> M. Hakan Yavuz and Nihat Ali Ozcan, “2019 Elections in Turkey: End of the Erdoğan Era?” p. 91.

<sup>②</sup> 李亚男：《当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初探》，载《国际研究参考》2015年第11期，第43页。

边外交的深度和广度。在经济方面,土耳其已经与欧盟签订了关税同盟协议,与欧盟成员国及美国的贸易额几乎占土耳其总贸易额的一半,土耳其直接投资总额的 70% 来自西欧,西方资金仍然是土耳其海外经济活动的主要来源。<sup>①</sup>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土耳其量身而制的改革计划和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为其经济崛起奠定了制度和行政基础。<sup>②</sup> 在保持土耳其“贸易国家身份”的背景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以及获得西方的技术、资本对于其非常重要。<sup>③</sup> 在安全方面,土耳其的北约成员国身份是其免受他国入侵的最大安全保障。如果土耳其退出北约,将会招致西方国家不满甚至成为北约的攻击目标,美国可以利用库尔德问题、经济制裁等多种手段破坏其安全与稳定。土耳其深陷叙利亚内战的泥潭表明脱离北约的土耳其只是中东地区的一只“纸老虎”。<sup>④</sup> 在能源领域,土耳其大约 52% 的天然气和 47% 的石油进口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伊朗。<sup>⑤</sup> 土耳其在经济、安全和能源上对他国的高度依赖决定其外交政策上经常受制于人。

### (3) 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影响土耳其的外交空间

2009 年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埃尔多安曾凭借对以色列的严厉批评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欢迎与赞赏。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全面介入叙利亚内战及其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导致其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系呈螺旋式下降。更糟糕的是 2019 年底以来,因为军事干预利比亚、叙利亚以及定期轰炸伊拉克,恶化了其与埃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国的外交关系。2020 年 9 月 9 日,埃及外交部长萨迈赫·舒克里(Sameh Shoukry)警示阿拉伯国家联盟,声称土耳其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公然干预是当今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最严重

---

① Oğuzlu H. Tarık,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t the Nexus of Changing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Dynamics,” *Turkish Studies*, Vol. 17, No. 1, 2016, p. 66.

② Soner Cagaptay, “Defining Turkish Power: Turkey as a Rising Power Embedded in the West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Turkish Studies*, Vol. 14, No. 4, 2013, p. 805.

③ Kirişçi Kemal, “Turkey’s ‘Demonstrative Effec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2, 2011, pp. 33–55.

④ Bruce Mabley, “The Arab Aggiornamento in Syria Turkeys Foreign Policy Metaphors,”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0, No. 4, 2014, p. 94.

⑤ Ünal Çeviköz, “Turkey’s Relations with NATO & Russia: A Foreign Policy Impasse?”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7, No. 2, Summer 2018, p. 45; Vahid Yücesoy, “The Recent Rapprochement Between Iran and Turkey: Is It Durable or is It a Relationship of Convenience?” *Turkish Studies*, Vol. 21, No. 2, 2020, p. 290.

的安全威胁。<sup>①</sup>除了卡塔尔,土耳其目前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朋友。有报道称美国正在努力结束卡塔尔与其他海湾国家的分歧,<sup>②</sup>如果卡塔尔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而淡化与土耳其的关系,土耳其将在阿拉伯世界遭遇空前孤立。

#### 四、结语

如果说把加入欧盟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是新世纪土耳其外交指导思想的 1.0 版本,那么达武特奥卢“战略纵深主义”和“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是其外交指导思想的 2.0 版本,中东变局后的“积极进取”周边外交则集中体现了其外交指导思想的 3.0 版本。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已经放弃前一阶段“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从以西方国家为导向的被动防御型外交转向以中东地区为重点的“积极进取”外交。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型不但具有历史背景,而且是一种长期趋势,既反映土耳其对自身国际定位的变化,也表现为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以来外交目标、原则的变化。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未来土耳其外交政策依旧呈现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这种历史转型正在发生并将持续进行。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本质上是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哈坎·雅乌兹(Yavuz M. Hakan)认为,“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伊斯兰主义、反西方、冒险主义的意识形态”。<sup>③</sup>正发党“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重新设定土耳其的国家空间、利益和外交目标。按照“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的设定,土耳其的国家空间从一个固定的领土及国家边界扩展到由文化、宗教、历史和文明等因素共同塑造的国家空间(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范围),在此基础上的土耳其国家空间与周边地区不可分割,包括中东、高加索、巴尔干和北非等地区。在这种新的地缘政治话语中,国家空间超越了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定位,淡化了民族国家的概念,抛弃了凯末尔主义中以语言和民族定义的国家身份,改变了远离中东的传统外交原则。由此不难理解土耳其正主动对从巴尔干半岛(尤其是波斯尼

---

<sup>①</sup> Semih Idiz, “Turkey More Diplomatically Isolated than Ever in Arab World,” *Al-Monitor*,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9/turkey-israel-uae-deal-ankara-became-bane-of-arab-regimes.html>, 上网时间:2020年11月3日。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转引自 Cenk Saraçoğlu and Özhan Demirkol,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in Turkey Under the AKP Rule: Geography,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3, 2015, p. 309.

亚)到非洲(特别是索马里和苏丹)、中东、高加索和中亚等广袤的周边地区施加影响。第二个特征是外交上的积极进取甚至是冒险主义。为创造与奥斯曼帝国一样的强大影响力,以积极和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指导土耳其成为一个更积极的地区参与者。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进行军事干预,向巴勒斯坦境内的哈马斯提供支持,在东地中海与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发生冲突,并向卡塔尔、阿塞拜疆和利比亚的盟友提供军事支持。一系列大胆、冒险的外交言行展示了土耳其对外政策中积极进取的新特征,向国内外发出重振奥斯曼帝国雄风的信号。第三个特征是外交政策中更加重视伊斯兰文明。自厄扎尔(Turgut Özal)时代“新奥斯曼主义”形成伊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一直在经历“文化转向”<sup>①</sup>,与其国内不断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联系而相辅相成。正发党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把自己定位为伊斯兰文明的领袖,假定自己对巴勒斯坦人的保护是伊斯兰教义中父亲或兄弟的角色,从而承担起保护巴勒斯坦人和圣地耶路撒冷的责任。与沙特、伊朗等国在周边地区展开争夺很大程度上源于土耳其在新奥斯曼主义对外政策的指导下,有选择性地利用伊斯兰文明提高土耳其的软实力影响。

受中东变局的影响,土耳其的周边外交政策及其与域外大国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sup>②</sup>虽然并未完全放弃“亲西方”的外交主轴,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重视周边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利益,“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土耳其外交议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开启了土耳其外交的新时代,其外交重心、原则、目标、手段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外交重心由西方国家转向中东地区;外交原则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进取;外交目标是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使土耳其由传统的“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并争当逊尼派穆斯林的领袖;外交手段从以经济文化等软实力手段为主转向软硬兼施,即以人道主义援助等软实力手段和军事干预为主的硬实力手段相结合使用。未来,“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能否有效重塑土耳其的国际形象、维护其国内安全稳定,关键在于土耳其的政策制定者能否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客观衡量其行动能力。如果外交抱负远远超出其自身能力,土外交可能会遭遇“唐吉珂德”式的现实挫败。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赵军)

<sup>①</sup> Edward Wastnidge, “Imperial Grandeur and Selective Memory: Re-assessing Neo-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tics,” p. 14.

<sup>②</sup> Bülent Aras, “Davutoğlu Era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6, No. 4, 2014, p. 405.